



为“要使江河都对人民有利”（清华水利系口号）而欢呼

宗家源

1931年出生于广州佛山三水农村，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1954年毕业。先后在水利部西安设计分院、北京设计院、西北设计院参加灞河引水、青铜峡灌区、新疆可可托海水电站、喀什三级水电站排冰、甘肃碧口水电站等工程设计，1964年升为工程师。

1976年调往广东省水利水电设计院，参与汀江水电站、北江飞来峡水电站、深圳笋岗水闸、北江芦苞水闸以及广州抽水蓄能电站设计工作。1988年被评为高级工程师。1989年底退休返港。

业余爱好书法、诗歌、跳舞、游泳、气功，著有诗集《江河集》和书法选集。现担任社会职务主要有：香港清华同学会副会长、香港翰墨林画廊书法导师、香港诗人协会理事、中国高等院校香港校友会联合会理事。

宗家源的家与源

○ 本刊记者 黄婧

幼弄香江水，长赴清华园

与水结缘，也许是宗家源命中注定的事。宗家源的家乡三江汇聚，故名曰“三水”，颇得近水楼台之益，但也深受洪水之苦。家乡水灾频发，每当危急时刻，总有乡亲敲锣提醒大家赶快撤到安全地带。铛铛的锣声伴随着宗家源的成长，始终回响在他童年的记忆中。

日寇靠近家乡时，宗家源随母亲赴香港，与在此打工的父亲一起生活，并在香港念小学。1941年底香港沦陷，宗家源只得返回老家，不久母亲病逝，从此他只靠祖母照顾。兵荒马乱的时节家乡的学校难以为继，孩子们只能随村里的“老秀才”念念古文，习习书法。但是“人生啊，就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谈起当年往事，宗家源豁达地一笑，“正是那段时间，给我的古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培养了我一生的书法爱好”。

日本投降后宗家源回到香港读初中，此时祖母已年老，不愿迁居香港，身为长孙的宗家源只得早早结婚，以期家中能有孙媳照顾祖母。十五六岁的少年对爱情还很懵懂，由家中做主操办了婚事。妻子是一名农村女子，并不识字，但是勤劳善良，尽心尽力照顾老人和家庭。宗家源在香港中华中学读到初中毕业，家中已无力再支

付高额学费，眼看面临失学的境地，幸得学校免除他的学费，才得以继续学业，终于挨到高考。

宗家源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老师们都希望他在文科方面继续深造，但当他看到清华大学的招生简章里有水利工程这个专业时，立即激动万分。家乡人民深受洪水之苦，想要改变父老生活状况的愿望激荡着少年的心，他毅然选择了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怀揣一个大禹梦，北上求学。

宗家源是幸运的，1952年恰逢中国大学院系调整，清华大学集中了国内几乎所有优秀的工科教师，清华博大深厚的精神浸润着他，为他的人生烙上了深深的清华烙印。宗家源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知，为求早日工作，他响应国家号召，转读二年制班，在1954年毕了业。

家庭是此生最大的亏欠

毕业后宗家源分配到西安勘测设计分院，后又到兰州的西北勘探设计院工作。路途遥遥，每年只有假期才能和家人见上一面。宗家源忍受着思念之苦，直到两位祖母先后去世，1959年才将妻子从老家接来。从初中时代结婚算起，两人在一起度过的时间屈指可数。没想到刚刚团圆一个月，宗家源便接到建设新疆可可托海水电站的任务。妻子来自农村，既不识字又不会说普通话，

在举目无亲的西部城市，生活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接到任务，尽管宗家源心中着实放不下妻子，但思来想去，还是以工作为重，奔赴可可托海。这一去就是一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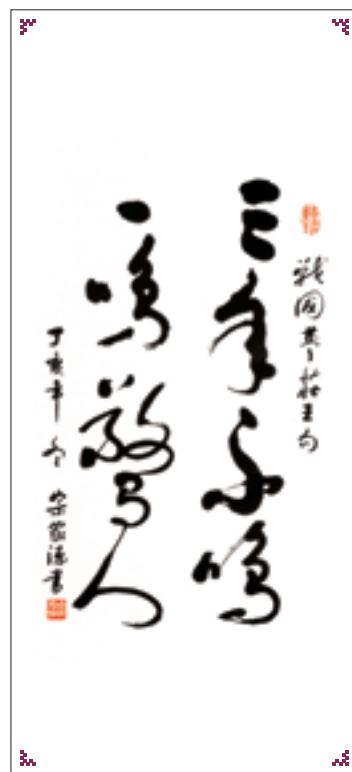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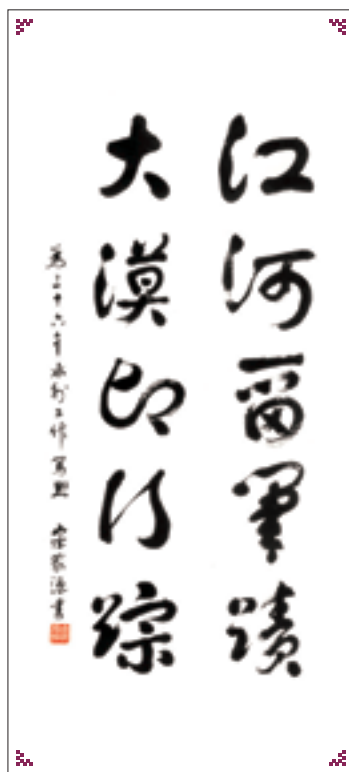
可可托海水电站曾一度缓建，宗家源回到兰州工作。可不到三个月，又被调往南疆从事喀什三级水电站的改建。一年后可可托海水电站复工，宗家源从南疆直接奔赴北疆，继续投身建设。妻子孤身一人，只得千里寻夫，由兰州赶到可可托海与宗家源一起生活，并在可可托海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新疆的冬天非常寒冷，常常只有零下三四十度，最低气温甚至跌至零下五十八度，而且主食只有玉米、高粱等杂粮。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生活极其艰苦，这样的条件下能保住性命就已不易，遑论营养。妻子刚产下幼儿就没了奶，孩子饿得哇哇直哭，娘俩只好回到兰州。食不果腹且无人照料，艰苦的条件和孤独的生活让妻子不幸得了产后抑郁症，最后发展到癫痫。疾病的痛苦深深折磨着妻子的身心，发病时因为身体不受控制，甚至把孩子摔在地上，清醒过来再抱着幼子哭作一团。很多年后老人讲起这些事，轻轻地叹息一声：“这对她实在是很不公平的。”但在当时，忙碌的工作令他无暇分身，在工作和家庭的天平上，宗家源一次次倾向了前者。好在不久可可托海的建设需要修改方案，暂时停工，次年宗家源终于回到了兰州。

然而团聚对于这个家庭注定是短暂的，不到一年，可可托海水电站建设重新上马，需要组织现场设计工作组赴新疆工作。心系可可托海的宗家源当即报名自愿参加现场设计，出发前他朗诵了一首诗：

赳赳雄师出塞关，英豪目下无艰难。
现场设计为方向，不亮明珠誓不还。

豪情壮志语惊四座，但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心酸。当时妻子刚刚怀上第二个孩子，身体也未完全康复，宗家源并不放心弱妻幼子，但在他的心中工作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照顾家庭的重任只能压在妻子的肩头。此一分别又是三年，1967年可可托海水电站终于成功发电，当宗家源满面尘土回到兰州时，他走时还未出生的女儿已经能满地跑了。



妻子的牺牲还远不仅于此。“文革”中宗家源因有海外关系而屡遭审查，按照政策规定，只得把妻子和孩子送回三水老家。再次分别，妻子仍是毫无怨言，独自抚养幼子，为家庭做了很大牺牲。更不用说此前妻子悉心照顾两位祖母，直到她们去世。后来曾有人问宗家源，你是高级工程师，为什么会和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在一起度过大半生，并且相处和谐？对于这个问题，宗家源没有刻意寻找过答案，但他可以确定的是，勤劳善良坚韧的妻子是他生命中的一道阳光，始终温暖着他和整个家庭。如今老两口在香港和儿子一起生活，他们的感情历经岁月，沉淀得愈加笃厚、深沉。两位老人用一生书写了不离不弃的誓言。



“家”在宗家源的人生中一直服从于他的



2008年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书法展览，宗家源为来参观者即席挥毫

工作，提起家人，深深的歉疚便写在他的脸上。

“舍小家为大家”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是一句口号，但对于宗家源，却是一直以来身体力行的信念。可以想象，在这奉献背后，必定有着庞大的动力源泉。

为社会多做贡献是人生的动力之源

现在宗家源已年满八十，他读过很多历史书籍，至今仍常常思考，历史上的名人为什么能流传下来，甚至变成一个“不死”的人呢？共同的原因就是他们对社会做出了贡献，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痕迹。始自童年的古文修为让宗家源十分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对于一名普通人来说，治国平天下或许是有些大而无当的誓言，但这其中蕴含的哲理——为社会做贡献却始终是他唯一的追求。就像他所说，“人生的快乐和满足，皆在于所从事之工作，经过艰苦努力，为国家、人民做出了成绩。每当工程成功启用时，与工人一起欢呼，那种兴奋的心情真是多少辛苦都值得了。”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永不枯竭的动力之源，宗家源才能始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并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投身水利水电工作几十年，宗家源经手的大小工程不少，更让人称道的是，直到退休也没有一个工程因为他的设计而出现问题。

“文革”期间进行碧口导流洞出口设计工作时宗家源还在因为出身问题接受审查。尽管遭受误解，他还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碧口

导流洞出口两边采用重力式挡土墙，高十多米，其中一边还要回填土做公路。施工时，一些施工设施占了挡土墙的位置，施工单位自作主张改变墙体，要做成上下一样宽，而厚度不到1米的薄墙，并准备墙后填土。擅自修改设计尺寸无异于在工程中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宗家源马上将情况向总工程师汇报，又找到工区军管会的负责团长说明情况。没想到负责人根本不以为然，并以当时导流洞放水在即为由，默许了不按原设计施工。宗家源急了，他对工区军管会的负责团长说：“不按设计施工绝对会出问题，如果你同意填土，出了事你负责，如果不出事，你怎样处分我都可以！”此言一出，负责人没了底气，犹豫再三还是听从了宗家源的意见，基本按设计图纸尺寸施工，保证了导流洞的安全运行。

一个被“政治”审查的人，居然还和领导发生争执，这在当时是很难想象的，宗家源的勇气从何而来？“发现问题必须要说，不然出了事就是国家损失。况且如果我不说，发生事故到底是施工有问题还是设计有问题？”事关技术和质量，倔强的宗家源认为这是不可姑息的。况且他相信事实会证明一切，即使有短暂的误解，但“自有清流去浊波”（宗家源诗中语）。

后来，由导流洞改成的碧口水电站“龙抬头”泄洪洞，由于设计得当，施工要求严格，安全运行7年，得到水利电力部颁发的二等奖。而流速和洞径与碧口相近的刘家峡泄洪洞，却在启用不久后就发生事故，洞内底板气蚀严重，花了不少钱去修复。作为碧口水电站的主要设计人员之一，宗家源的辛苦和坚持得到了最好的回报。

在宗家源的职业生涯中，类似的情况不止一次。如今宗家源的儿子在香港做工程监理，他经常教育儿子的还是老一套：“工程不是为某一个人做，要有把整个工程负责到底的精神。”

要做到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个工程已经很难，然而在宗家源看来，以负责的态度对待工程设计和施工只是他的分内之事，要想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还要能在经验基础上提出大胆创新，甚至一举解决多年积弊。碧口水电站采用钢筋混凝土衬砌的隧洞分岔管，就是宗家源的创举。

碧口水电站建设需要插管，总管通过支管引到厂房，两者之间一般用钢板连接。该水电站隧洞在干枚岩的软弱岩体中，宗家源经过细致调查，提出不用钢板，改用混凝土连接的方法。运

行7年后，事实证明完全成功。后来广州抽水蓄能电站在建设中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此时宗家源已调到广州，他再次提出以混凝土代替钢板的想法，并以碧口水电站为证，说服了大多数人。最后广州抽水蓄能电站500多米的高压水道分岔管，亦采用钢筋混凝土衬砌，大大节省了施工费用，又加快了进度，实现了宗家源“为社会做贡献”的愿望。

将个人价值的实现融入到为社会所做的奉献中，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要求自己，看似是老生常谈，但能数十年如一日地一以贯之，毕竟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在条件艰苦的大西北，自然环境的恶劣加上国家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的大背景，有太多的理由可以放弃个人的行为准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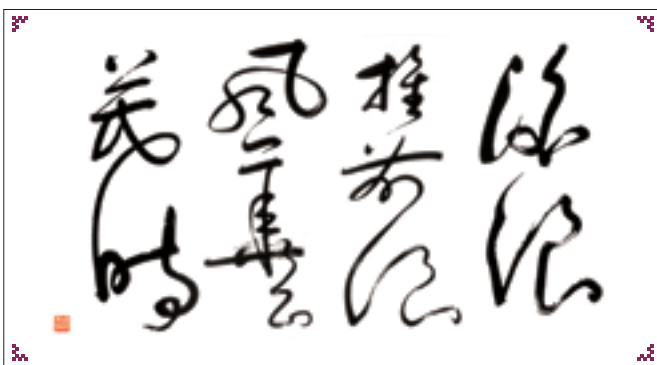
“文革”中因为有所谓的海外背景，宗家源被列为批斗对象，要进行“政治”审查，理由是：你的家人都在香港，为什么你不去有钱的地方，留在大陆是不是为了搞特务工作？这个推测着实荒诞，但也道出了我们心中的疑惑：西北和香港在当年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在香港也未必不能为社会做贡献。宗家源舍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温馨的家庭，在大西北奉献半生年华，究竟为了什么？

当年面对这个问题，宗家源觉得根本不需要答案，“家”与“国”孰轻孰重一目了然，留在大陆就是为了响应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自己少年时上学遇到困难，是国家减免学费，给了他继续读书的机会，祖国的高等学府培养了自己，在祖国需要人才的时候，当然要为之贡献力量。留下来需要理由吗？怕是走的人才需要一个理由吧！

留下后遇到的生活艰辛和精神上的困顿，确实是他当初没有预料到的，但他仍然没有退却。

“我为什么不走？”宗家源说，“家里其实也很需要照顾，但我是一个工作狂。在清华的时候校长有两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一点我做到了，我在清华锻炼出了健康的体魄。另一句是：一个人为社会贡献的越多，索取的越少，人生就越有价值。我一直有一个信念，人来到这世上，一定要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不能做社会的寄生虫，这样才不愧于自己的一生。所以无论家里如何困难，我也坚持留在一线工作，尽量为社会多做些贡献。”

回顾宗家源的半生，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了为社会多做贡献的诺言。最让宗家源感到



欣慰的是，在他调回广东水利水电设计院后，亲自参加了北江大堤的加固设计，因为这次加高加固，安全抵御了1993年的特大洪水，保卫了家乡和广州附近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宗家源感叹：“终于实现了我读水利的初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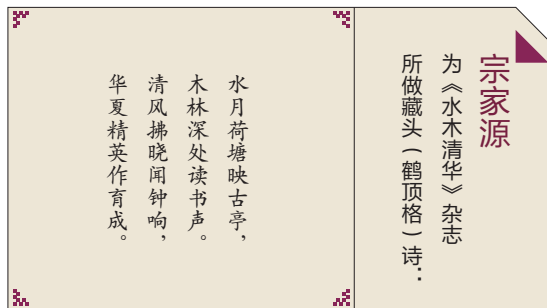
老当更益壮，加鞭不下鞍

不仅在岗位上尽任尽责，如今已退休的宗家源仍不肯休息，在香港找到新工作，并兼任香港清华同学会副会长，继续为社会服务。对此他戏言，“人生七十古时稀，八十而今不算奇。九十身强仍工作，百龄未是老头儿。”

此外，老人还热情地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宗家源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他已决定，为庆祝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而举办的个人书法展所取得的收入，将依2008年个人书法展之例，除去必须的纸张、装裱、场地费用外，其它都将捐给清华大学用以资助贫困学生。他说：“我也有过穷的时候，因为经济窘迫而念不起书的感受我刻骨铭心，所以我最能体会想念书的心情。”其实此次捐助已远不是他的第一次善举，在香港清华同学会组织的“一对一”助学活动中，宗家源连续数年帮助一个失去双亲，与祖母相依为命的女孩，供她在清华大学读书。而且他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么伟大，“在香港还有很多这样的校友。”宗家源说。

宗家源是这样的一位老人，数十年来他为祖国的水利水电事业走遍大西北和广东，恰如他在自己的诗中所写：“江河留笔迹，大漠印行踪”。“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信念是他一生的动力源泉，伴随着他对家庭的深深歉疚，一路走到今天。而直到今日，他还没有停下为社会做贡献的脚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老当更益壮，加鞭不下鞍”。

链接



*本文所附书法作品均为宗家源所书。



在清华读书时与同学摄于大礼堂前，右一为宗家源



宗家源与妻子和孙子孙女在一起